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五月

按是月
士戌朔

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

言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
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速
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叅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

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

王德為淮西大將日歷全不書據張浚行狀以為浚在廬州時

秦檜等所除而日歷于此日載上論淮西事在王將得人則必是此日議差除然不見除日六月九日王德奏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己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如此之遲日歷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浚等奏事上方議諸軍置副二十八日己丑詔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叅考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己後癸未己前但未知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繫其本日鄭克撰呂祉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益誤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

元降旨揮未見日歷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今年十二月四日已降指揮顏漸下軍兵使臣民兵義兵效用等並撥隸步軍司顏漸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南當是漸不之潭州而從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具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劫取財物率以為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攘徒黨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招降所謂渠

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奪姦雄之氣又况虔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薦舉以備米擇從之棐莆田人也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

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澗考唐帑損
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
今冬可畢從之澗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祕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
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異唯
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
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勝以積威
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

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膂之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為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喻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胷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并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謚率以行狀銘誌為憑多不得實又僥倖寵靈

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謚故惡謚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

遺恩即命太常移史官采其始終定謚從之上以積厚

論事可採遂以為尚書比部員外郎

積厚除比部在乙亥今併降旨除郎

之日

直祕閣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陞直徽猷

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

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

之且為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

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為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

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

有功

仍舊職在

六月癸巳

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即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為便三曰

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人之
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
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
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
庶有贏貲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侯條具約
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

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
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考
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鑄主管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選為諸
王宮教授需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
從儀詔書獎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洋廢
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

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

為忠勞之勸從之

世將所奏在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災德用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邱作為壇兆以闕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

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

位望祭從之用酒脯

六月壬辰
討論奏上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

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

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璆等八人皆

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潰

卒殘金破商劫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婿

今自京官二年而為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

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

伯璆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薦為郎官衆所鄙棄故並罷

存此以見王擇仁金商間事及伯璆明受除郎因依當各附本年削此段

壬午知舒州周方文遷一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留叅謀軍事兵部尚書

呂祉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叅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

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

去年八月丙午

降 旨 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竝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

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攢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頓增起之數後來已

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糶本水脚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數係是額管納收之數遞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遞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關少自來遇歲計有關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大使司各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曾添

印去秋畫旨上供及該說不盡諸窠名錢竝許拘收通

融應副除封樁禁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

道已指數科撥外

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

見準戶部符催督總制

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竝與
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引又別無窠
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撫司但責應辦大使司
乃責以蠲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即今歲計見憂不足
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費委是無從辦

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土貢三路網坑冶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勸諭激賞增敷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脚錢秋稅上出納地理脚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于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卹更增賦歛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

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榷之數多矣并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糴本水脚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

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石為
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見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

七萬

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石係
就納九萬九千石係就糶

通估錢所折米共二

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宣撫司即今官兵實數止有

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

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

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

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

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厨料祿粟米贍
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
坐倉折估錢攬槍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
估錢共十二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生倉折
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
匠請給錢竝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
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
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員軍兵五

萬七百四十九人

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據闕州本司簽廳具到

闕州也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効用

義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輜重火頭合破數目不多外餘盡是繫名冗占之人

所有諸州也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坐攢具旁通朝廷累行會問並不報應未見的確不入隊人數

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

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

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趙開亦緣此

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剗刷

但緣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益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脅持計司則須以拖欠軍兵生倉折估為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為主將所畫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目糧食亦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

糧寬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為甚其所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緣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戶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死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脩築堤堰特降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

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今年耕種既遍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為率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椿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

麥大熟皆可就糶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
勾光祖措置就糶五十萬石外岷州緣宣撫司屬官異
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糶二十萬石兼用營
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
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願得此
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糶買般運此乃恤
民之寔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
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

不能辨况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
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
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
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默苟避譴訶

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迨此疏關全蜀大計故止削去錢物呀零數目外並全載之不得其

本月日且因獎諭詔書附見奏中言累準朝旨不許添印泛料又言近因梁洋守臣修築堤堰特降獎諭又言裁節冗濫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梁洋獎諭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添印汎料指揮在此月二十八日已丑以事考之迨此奏必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今此獎諭詔書之前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閣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叅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內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因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卷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簸揚而壞洎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為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為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

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酈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

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瓊聞德為帥不自安乃以瓊

為副都統制

瓊除左護軍副都統不見本日張浚行狀云秦檜等奏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

酈瓊副之公俱以為不然奏論之按日歷所書議諸軍置副在浚還朝之後則二人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指揮在後五日

已止或可移附彼日

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

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

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

大忠大防兄紹聖寶

文閣直學士

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

集英殿修撰

知衢州董弁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
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統府劾士五十三人
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
餘皆賜帛罷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
觀鄭諶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
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
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

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賊私罪者舉主遞降
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
趙渙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
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
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劔州梓潼縣侯臨令再任以士民舉
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

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七官為閣門宣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 左從政

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

薦對也

湛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已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

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

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

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奏

及之日歷己丑後殿進呈臣浚奏史館事云云
其上又必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末并注名徽

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言明堂前一

日太廟朝饗當用原廟殿名為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

撰定馬此乃黃積厚為
博士時所請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

軍竝許置都副統制日歷不載中
前二軍當考中書言四川錢引

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制置大使司覺察如
違重寘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為二百五十一萬
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
馬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
切見和靜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偽命焞經
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
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

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焯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寘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焯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焯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焯猶不

至

熊克小歷畧載此事於今年正月末又云浚顯言其拒偽之節焯乃就職益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焯

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况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趣令供職是時浚得罪已久非因

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

偽齊陷隨州 劉豫以進士張浚為偽皇子府準備差

使

浚景州人初見
建炎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謚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
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
為戶部員外郎

癸巳祕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

祐政事屢致分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恭預
望改除一開慢差遣三省勛會元豐紹聖指揮係令祕
書省長貳通修日歷詔劄與符照會 左司監陳公輔

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
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
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

方士馬邪

日歷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比緣
奏對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

劄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
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

奏稟事許非時上殿 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司叅謀官王喚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 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
司公事蘭整罷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
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

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
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
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賚以銀合茶藥毬文帶象簡子

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令鏗子也

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徽猷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璨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璉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俞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竝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貴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遷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杲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遍若不專委帥漕

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觀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

後旨
在是
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畧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祕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錄訛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

是月
癸巳

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

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
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為報復之資故久

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

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裕森二史是

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鼎事實稱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

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
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

遣隱士張大猷赴行在大猷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

象嘗倣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幙中候
驗因為木式以獻席益為上之乃詔大槪併費所藏天
文祕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韋淵為昭慶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
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
以安國知永州 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

比年以來法官寢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二官俊所部修武郎于輔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于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于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為左銀青光祿大夫即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 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羌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為大行太上皇帝請謚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為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冊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為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為攝太傅

七月壬戌降旨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叅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唐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卯翼

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為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

付浚不從社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
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
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
矣哉亦弗聽社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縉

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社謀議且留軍中撫

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

此以趙姓之遺史熊克小
歷唐至王縉墓誌張燾行

述恭修小歷稱瓊等列狀都督府以訟王德之過而張
浚行狀稱訴于御史臺今從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鄴
瓊狀王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
言諸將驕暴恐別生患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熊

克小歷云德亦訟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按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申薛死事狀猶繫左護軍都統制銜與克所云不同今且云隸都督府庶不差互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

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右承議郎直祕閣新提舉荆湖兩路常平

茶鹽公事張叔獻貶秩一等坐前為江西提刑不覈實

殘破州郡逃亡人戶蠲減上供錢雖該恩免特責也

此未

知與五年三月丁丑叔獻申江州
隱匿上供事有無相關更竝考詳

已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

褒開府儀同三司士褒嘗因對勸上留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竝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

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既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字文士及朕常以為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可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命叅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謚冊

文吏部尚書孫近兵部尚書呂祉篆三謚寶 詔顯肅

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 左宣教郎田如鼇主
管亳州明道宮理作自陳如鼇為御史坐上䟽詆張絢
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嶠守著作郎 左

朝奉郎李良臣為校書郎

良臣已見紹興三年六月

良臣自蜀召歸

上召見而有是命 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
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宗院安宅舊為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

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

左朝奉郎

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權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蠲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大軍經費之湏務求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卹民

同濟國事詔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
後五日擢子琇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
贍軍錢闕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并戶量增貼納
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
為例而子琇未知也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遂書之李迨增貼納
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熊克小歷
云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
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暫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舊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蘓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閩中人浚在閩州引為

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任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次翁居于婺與檜遇至是起居郎樓炤為檜言次翁甚貧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寘朝列必有

可觀故有是命

次翁去年四月方除湖南大制司叅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歷云樓炤為

秦檜言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而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按紹

興三年秋頤浩在相位次翁自廣西漕召還會頤浩克相次翁亦乞祠而去比頤浩再起又以上幟辟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考又次翁此時雖落致仕旋又得祠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考耳

丁巳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為近古古人精于術數故無毫髮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况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已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竝兼侍講 詔回易庫撥隸都督府權戶部侍郎王侯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亶不從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嘗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

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留守宗雋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

之黨

金中雜書云烏奇邁即位十年儲位久虛尼瑪哈利于幼主易制陰謀立阿固達之孫而慮烏奇邁

將以子為嗣乃創建三省首除烏奇邁之子為尚書令阿固達次子固倫貝勒錄尚書事尼瑪哈陽尊二人而處身於下左揆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邁死皇太子即位尼瑪哈陰謀既成後以烏奇邁之子尚書令者封宋王阿固達次子錄尚書事者封秦王置兩人于閑散尼瑪哈遷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于己金主十二年少守虛位而已秦宋二王方悟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群聚會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擲于尼瑪哈前歷吐胷中積憤尼瑪哈深被沮毀包羞忍辱亟歸私第感疾不起是年十月二十

一日死國政復歸泰宗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
左轄高慶裔山西潛使劉思默與左撥烏舍右轄蕭慶
為庶人尼瑪哈用事
日儿所施設俱廢罷

宗隽太祖旻第六子富勒呼也宗
隽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蕃漢間心然時有酒過及除
東京留守金主亶勅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杯酒獻者
即命敲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烏竒邁

原書作吳乞買
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阿固達

原書作阿骨怛
誤改見卷一

固倫貝勒

原書作骨盧勃
極烈誤今改正

烏舍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富勒呼

原書作蒲路虎
誤改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秘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
與宮觀理作自陳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
傑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

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官堂除大邑

萬以薦對而有是命

十二月丁卯
改監進奏院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愐為樞密副都承旨
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
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翥來代已乃引病乞宮
觀故責之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叅議官
韓球陞叅謀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閱面對言春秋之
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
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

主之是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漕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

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
之未正者也 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
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
多字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 秘閣修撰四川

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陝宣撫司叅議官提點本司營
田 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鎡放還本貫 都督府請
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灸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
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為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

乙丑直龍圖閣知虔州張翥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
等言翥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翥向知南劔州能平賊
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
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
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
為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為天下國家也上
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
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

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為義英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失為諱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湏更歷外任不必湏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

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右朝散大夫字文師瑗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 修武郎閣門祇候何蘄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

武昌未上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事叅議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

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

此段熊克小歷繫之于今

年四月丁未以前蓋誤是時張宗元未權宣判今移附此又薛弼今年三月已除襄陽今稍修潤其文令不抵

悟上命叅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

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

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

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

凡六日飛乃受詔

此段並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叅佐將校救請乃去

年四月事今年全不見指揮且繫此更當求他書叅考 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

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

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

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

據林泉野記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而日歷全無之按此月戊辰上宣諭輔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云則飛嘗入朝審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常與飛反復詰難又云俟張

浚自淮西歸常明著劉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考之則詔飛赴行在常在張浚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常在張浚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求奏事遂併書之當求他書叅考

上慰遣之將

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劓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止已有忿忿之意矣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

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貸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常然也。高宗亦嘗自言朕拊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不使進常行軍法，沂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奏陳輕率，自必抵罪，而乃開示胸腹，略無留難，飛深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奪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諧將之為用，難哉。

左司員外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為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覩其弊，故削州

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逆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寢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為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

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姦宄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為經畧使領大兵武臣為總管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暴兵露師之日久有財

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考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叅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

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

措置

是月戊子施行

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

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
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
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
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
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下未覺旱如鎮

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湏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閣叅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劾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辯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

緣一邢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

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

紛之議可止矣

熙克小歷稱都督府幹辦官邵濟進其父所著辯極蓋誤其實濟權川陝宣副

時被旨繕寫今始付出耳

提舉修內司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

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

基為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毅市王安石家

田之在宣城蕪湖者號曰御莊因冒占腴田大為姦利

會有訴者按驗得實上命籍其田降毅官中書舍人張

燾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毅不足道鑑實使
之即奏鑑以內侍出入宮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
經營莊產竝在宣城蕪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
一至如此不加竄逐何以示懲疏入毅坐停官而鑑有
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祕閣修撰知廬州

丙子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為

夔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例換環衛至是特復之 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闇用故事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酷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嶠面對先是有詔

刊修神宗新錄訛謬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
胡珵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
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嶠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
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錄多舛

誤彌正珵再辭史職從之

趙鼎事實云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此事曰止是修訛錯

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無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卿自可見鼎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嶠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甚謂鼎曰嶠所記不得存留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為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常謝史館除去之上曰

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按今日
歷已無此聖語故知禹遺事可信也李彌正辭杖勅日
歷不書但于十月壬寅書二人可依舊杖勅今因嶼面
對附此熊克小歷云李彌正高聞辭史職恐誤按紹興
八年十一月丙寅彌正聞罷郎官章疏云趙鼎再相彌
正乃以前日之罷為不易違之機聞以前日之舉為不
得已之事則知刊修之際
閱未嘗辭史職也審矣

左朝散郎王勳提舉廣南
市舶勳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已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
散卿等更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為之浚曰敢不
恭承聖訓 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罷

用銓量詔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嘗除尚書郎以資淺而罷乃自言在故久例亦同經歷言者以為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左迪功郎嘉州司戶叅軍趙雍特改左承奉郎雍臨邛人以薦對而有是命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宮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代之及是奏至上不欲以戚里管軍乃詔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頤浩別選將順尋

卒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湏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右承議郎通判閩州王利用行國子監丞左朝奉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

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誕謾遂罷去

日歷無此今以

閏十月二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

是日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卒

高慶裔既誅宗維恚悶絕食縱飲至是死年五十八

范仲

熊北記云尼瑪哈庚申生

權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自戍所來奔喪

金主亶以思謀為福州觀察使去權字

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尼瑪哈獄

中所上書及金人誅尼瑪哈詔其文鄙陋他書無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滉特賜進士出身與郡滉

奉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燾言自宣

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弊滉首蒙賜第何以塞公議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焯行下焯又封還祕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為過也乃書黃行下後旬日滉引嫌復辭尋

除知鎮江府

滉乞免賜出身
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
旱故也宰臣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

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
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
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
以臺諫而廢哉 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黃源應詔
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
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勲大烈責成於大
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
僭偽為一統計十有六年而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

神武亦維冠劍大臣憑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
將相豫附保國備寇忠勤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
講修不逮僭偽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
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
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
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勲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極五曰
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
曰往者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襁褓中為賊所

汚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謹重之議開覬覦之端藝祖櫛風沐雨以開洪業挈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顧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絕者如綫亦取宗親於濮邸而立之是為英宗今陛下即位之日不為不多建儲之計不為不急以為皇嗣未育不可遽議乎則祖宗故事可考而知也以為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

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為儲貳體大非疎屬
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
也今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意而日復一日未留睿
斷臣愚以為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浸暮潤非社
稷之福也厥今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
後可辨非赤子可得而卧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
在他日必得賢明然後可理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
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况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

取而歷試之典冊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
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
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
親之賢臣切念之非藝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
謂昭之為遠穆之為近藝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暴用
永清于四海陛下嗣景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
陛下使之出居東宮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
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

全此萬世之業也源臨邛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為小官
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尚氣好罵故仕不達而卒

源所
上書

不得其月因
求言附見

甲申蠲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
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
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俟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
府踏逐如所請進士蕭建功特補將仕郎建功新淦

人通經史陳瓘李朴皆器重之隱居江濱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廬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于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董旼為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闕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事務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懋為監察御史 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尚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
乞責罰上曰大抵刑獄湏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
尤甚三五處申省取旨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 尚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

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戶部逐時輪
那長貳一員出外巡按其奉行詔令違戾等事按劾以
聞州縣財賦利病並考究以實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餘
聽一面行訖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

樓焯請也 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
八年輸全稅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
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烏凌噶

原書作烏陵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八月

按是月
辛卯朔

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

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

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感額歎息曰

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

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卹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癸巳上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上曰帥府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牽敘張浚奏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牽叙則必致紛紛恐非徒無益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為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中書舍人張燾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浚賜

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燾為集英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後省題名燾以八月除職奉祠而日歷不載今因燾乞去

遂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後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

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

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

呂祉至廬州而鄺瓊等復訟王德于祉祉諭之曰若以

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濶略况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

在

鄭克撰呂祉行狀稱祉密以利害聞於廟堂未可易將分軍與諸書全不同詳具八月戊戌注

顯

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並為中書舍人思誠嘗除舍人坐其父挺之直陳紹述為言者所論至是張浚復用之 權

尚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

撫判官張宗元為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
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 司農少卿樊賓罷知袁州

左朝議郎常明為秘書省正字明自西充丞召對策

試而後命焉

明以今年六月辛卯降旨就試按是時校書多不試而正字有試者不知何故也

丙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

撫判官張宗元奏也

日歷惟此日宗元繫宣判銜

蠡在鄂州應副岳

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

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

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
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
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
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
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

意

蠡奏不得其日今因其轉官遂書之熊克小厓繫之
去年八月戊子蠡初受命時誤矣是時李誼止為監

察御史今年七月方除正言此段或可移附今年十月
戊戌蠡入對之日但是時乃淮西軍變後恐不應議裁

減更須
詳考

詔知桐城縣魏持知太湖縣張鼎知武昌縣

唐時俟秩滿並令入對以權湖北宣撫判官張宗元言其政績也先是樞院計議官李宥奉詔行視江淮營田還言其不便又論持及知泰興縣李慥違法殃民比之諸邑尤甚望黜責之張浚不樂宥得監西京中嶽廟而去於是宗元奏持為政有惠愛淮南諸司亦上慥治狀於朝乃令再任焉

注此見李宥本末宥明年三月自嶽廟除察官未知其罷日今附此按王

弗樊賓之罷去此不遠必相先後也持明年九月為張戒所論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左宣教郎為秘書省校書郎

松婆源人以薦者得召見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
可以為法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為戒元帝東渡賞刑失
中彊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而怠於罷
兵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上曰光武固無可議若
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窺取中原之心而肅宗
猶能克復兩都再造唐室則肅宗為優然肅宗當明皇
西幸既不能扈從以行晚復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
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恨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

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懃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事今覽益迨所奏務為嫌隙必致生事深以為憂可令學士院賜詔戒諭仍當深體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廢職事 詔四大邑許通除選人供給依職官例代還甄擢如先詔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

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偽齊尚用本朝軍器上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詔門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為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盛日久不用往往朽敗上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是

日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鄜

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徐夢

莘北盟會編云祉舉止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槌唱喏祉頷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

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見者其下多憤怒按祉此時不將家以行所云調弄聲樂之類恐當求他書參考惟熊

克小歷云說者皆曰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今從之淮西轉運判官韓璉舊在

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趙鼎

逸事曰張浚自當國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璉為淮南漕璉嘗倖建康日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常

為其屬劉觀所辱積此二怨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社代為宣撫判官祉為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

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璉亦狠傲志在復仇故李著王
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鄜瓊

者光世所招徠之盜也光世以璉屢立奇功待之與德
等社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

社審秦朝廷乞罷瓊及靳賽軍權吏朱昭社聞瓊等反
滿謀於瓊瓊懼翌日殺社舉軍奔偽齊社聞瓊等反

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

急又遣璉詣建康趣之

鄭克作呂社行迷曰公往合肥
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寢不

報留行朝再決旬上令執政諭旨且暫往續有處分復
遣中使押賜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

蓋示將欲大川也公拜賜退語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
可辭執須即往一死固不惜第恐議論不定無益於國

家耳與其妻孥相對涕泣如訣別然蓋以事有牙孽往
不保還故也合肥一軍如鄜瓊輩將校兵卒皆故羣盜

也居則蠶食動則鳩張光世紀律不嚴暴橫殊無畏忌其所憚者惟王德耳十月除王德都統制然瓊輩與德等舊為等伍者恥受其節制也乃列狀詣都督府數其過而訟之並乞廻避都督府謂德為直故寢不行瓊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一旦瓊等二十人橫槌趨庭哀訟於公曰不合極惱朝廷今日未知所告尚書救取某等公令升階慰諭之曰若以公等為是則大相誑然此事尚可醫治蓋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耳儻能向前立功雖有大過者彼亦濶略况此小嫌疑乎當力為諸公辦之保無他應切不可置胷中也詞直意誠衆皆感泣于庭下曰誠如尚書之言某等誓當效死圖報其事遂定公見德與瓊等輩如冰炭然乃密以利害聞於廟堂且加撫循徐為措置未可遽易其將驟分其軍尋有旨召王德諸將皆喜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所言不妄矣先是嘗薦趙不羣為淮西帥且乞吳錫一軍廬州駐劄劉準備緩急

又遣轉運判官韓璉詣建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然有他議則必愈乖煩賢子細白知宰相此可見公慮之周也時都督府機宜蓋諒別因職事經過合肥璉乃問公蓋幕歸去曾令說否公曰亦曾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言璉行至和州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聞王德留都督府為都統制且錫賚極優渥璉等皆舐望曰我初訟彼罪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且不保矣於是始萌叛意時有旨除張俊楊沂中劉錡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次日璉等遂叛按日歷八月八日戊戌有旨韓璉令閣門引見上殿與克所云略同今從之但所言社事亦多緣飾恐須詳考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楊沂中遣吳錫先以兵往淮西察其動靜璉等覺之按此時錫實未至今刪潤修入

璉聞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

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為之用衆皆不應猶相

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戍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

于社時將士方不安社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

世忠張全等謀作亂已上並據徐夢革會編社之乞罷瓊與靳賽

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此據趙鼎逸事瓊令人遮社所遣置

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此據徐夢革會編前一

日被旨易置分屯此據社行狀按張俊等以乙未日除宣撫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謂

分屯乃瓊等被召之旨也瓊被召不見於諸書以今月十一日手詔修入康淵曰歸事中原

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有瓊之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背瓊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槌者瓊取以擊卒斃於階下瓊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友遂執閤門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

已上並據徐夢莘所編其張景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莘以衡友為邢友蓋字誤

至州東樓下社謂瓊曰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乃

如此負朝廷

此據張宗元所奏

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

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為所

執

此據徐夢莘會編

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

憾於軍中故也

此亦據徐夢莘會編但稱瓊至霍邱縣殺社而縱不羣歸則恐誤按張宗元所

中社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霍邱先得歸也今

併附日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熊克小歷云瓊以全軍七萬人

北走降劉豫趙鼎事實云瓊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張戒奏上語云淮西失精甲四萬日歷云失三萬人數

皆不同按光世一軍王德所部八千人已還建康其餘必無此數趙姓之遺史亦云四萬人似得其實今從之

已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儂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司十年合依故事劉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妾有陳請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
軍第三將魯彥降橫行遙郡七官令本軍自劾彥嘗幽
軍吏韓全絕其食而死為韓世忠所按故黜之

辛丑上始聞淮西失師手詔賜酈瓊等曰朕躬撫將士
今逾十年汝等力殄寇讎殆將百戰比令入衛於王室
盖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
反側遂欲散亡儻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
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

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
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

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

燕克小歷
書壬寅淮

西奏至蓋不
考此手詔也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
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
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
無慮殺數萬人亦復能軍况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

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

不黽勉以圖報効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祉者以都督府參議

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揚沂中制置使張俊宣撫使劉光世將鄜瓊懼併其衆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措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始議移蹕建康氣勢不同矣

遣中使以銀合

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

盱眙未受命也

是日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

祉為鄜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

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
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
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
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刃刺社
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
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亦為所害世
元斬社首示瓊瓊標之木末社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
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

州以兵追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
制置使楊沂中聞瓊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
是錡復還濠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
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
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
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

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上問及之 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起居郎兼權中

書舍人樓炤充秘閣修撰知溫州炤為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宜斲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炤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

郎官一子故迪功郎高安縣尉李昉年特贈右從事郎
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寇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
射士與戰為所執死焉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
命 是日偽齊劉豫得酈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
移屯遣偽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亶以我師
進臨長淮為詞欲併力南寇金主亶不許至是潁昌馳
報喜旗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
餘萬來歸附已交戣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墻增

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偽戶部侍郎馮長寧為接納使

偽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

此以偽齊錄及徐夢莘北盟會編參修熊

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而酈瓊降豫偽齊錄云七月間人回探報王師北征遣韓元英乞師大金金人不許

今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趙令衿
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令衿令歲弟靖康初為軍器少監
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

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
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
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於軍期侵借殆
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官之終無可還之理
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興實利截日將見在
錢穀及以後所收之數專一樁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

察如有借兌之數即剗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
官將擅支官吏按劾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
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赧此豐歲盡數糴米
別倉收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
之時比市價量減錢出糴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糴
糴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
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寬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
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

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者詳申省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獎諭以

招捕惠賊曾衮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

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

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
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
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
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

須三場參考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為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

已酉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為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勾濤守起居舍人 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

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滎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兵馬都
鈐轄喬仲福為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
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張景為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
夫果州刺史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衛友並為右
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瓊之叛也將官
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

一官

熊克小歷以衛友作史衛恐字誤又稱辛亥張遇
至建康詔轉一官按日歷工是壽春府中遇未嘗

至建
康也

壬子詔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俟淮西轉運判官韓
璉至本州日斲赴行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
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祉之
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
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
殉葬聞者傷之

吳氏事以張祁廬
州百韻詩修入

觀文殿大學士趙

鼎奏辭新命上不許繼遣中使往紹興宣押赴行在又

以御劄趣行

此以鼎奏議修
入日歷並無之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

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 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刪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

既罷往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為選人改
官之地而已不幾示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
者日益衆然皆瑣碎掊尅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為今之
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
郵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瀦澤蓄泄之利以
備水旱使民敦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
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為長久之策如
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

之之意不必避科歛之名而別為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為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 進士闔夏特補右迪

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
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引天聖治平
諒闇故事為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尚書孫近等言皇帝
臨御天下發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嗣君新立諒
闇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
奏可

是月辛丑行下

未幾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

策士等事以為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上以

為然

公輔乞罷臨軒日歷不載此以公輔奏疏修入

是日御史中丞周秘入

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鄙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

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黃貴並杖脊刺配海南堅等為鄴瓊持書往偽境順昌府取糧而霍邱縣令執之以獻故也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

罪大略言浚強狠自專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軌
跋扈之漸今杖拭錄用復爾寡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
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

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 是日右司諫王

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
敢戰餘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
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
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

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尚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謚文定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廟廷 三省勘

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

八年三月壬寅下詔
此事必有故當考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官供

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 直寶文閣湖北京

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

除襄陽未赴而罷故請之

弼罷襄陽日歷不書但弼中狀中有云今來寢罷允合公

識不知何日降旨當考

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武糾知襄陽

府 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秘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觀文殿學士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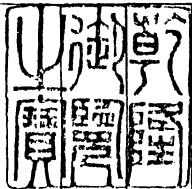
安撫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

湖閩浙嘗苦大旱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

勸誘賑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

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暘復為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

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
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
本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三